

文雅的**疯狂**丛书

QUIET, PLEASE  
DISPATCHES FROM A  
PUBLIC LIBRARIAN

# 嘘！这里是图书馆

——来自公共图书馆管理员的前线报道

[美] 斯科特·道格拉斯 著  
Scott Douglas  
陈莎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013059578

文雅的**疯狂**丛书

1712.55  
189



QUIET, PLEASE

DISPATCHES FROM A  
PUBLIC LIBRARIAN

# 嘘！这里是图书馆

——来自公共图书馆管理员的前线报道

[美] 斯科特·道格拉斯 著

Scott Douglas

陈莎莎 译



I 712.55  
189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嘘! 这里是图书馆 / (美) 道格拉斯 (Douglas, S.)

著; 陈莎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文雅的疯狂)

书名原文: Quiet, please: dispatches from a  
public librarian

ISBN 978-7-208-11356-5

I. ①嘘… II. ①道… ②陈… III. ①纪实文学—美  
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2340 号

策划编辑 周运

责任编辑 马晓玲

封面设计 蔡立国



世纪文景

嘘! 这里是图书馆

[美] 斯科特·道格拉斯 著

陈莎莎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23,000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1356-5/I·1125

定价 32.00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Quiet, Please* by Scott Douglas

Copyright © 2008 by Scott Dougla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s © 2013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cott Douglas c/o Harvey Klinger,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北航

C1666860

## 目 录

不读书的图书管理员	1
杰威电脑来了!	12
新兵训练营	24
欢迎上任	32
图书管理研究院	44
免费爆米花	60
故事会时间	73
坐这儿,闭嘴!	86
拿着薪水打酱油	97
读了五本书,得了疯牛病!	111
今天牧师在么?	120
新战线	136
	中场休息 150

目录

保持你的严厉!	165
MySpace	177
这小子不赖!	188
那些讨厌的小青年	201
你好,我要干掉你!	221
图书馆里的异味	233
图书馆爱情	252
图书馆快要解散了!	267
尾声	275
致谢	282

## 不读书的图书管理员

“如果发现有人在电脑前打飞机，务必去找个图书管理员来——别以为你自个能搞得定。”这就是我第一次上岗时，馆长法仁交代的第一件事。〔1〕

我，不过是个图书馆勤杂工。按照职位高低来划分，图书馆勤杂工是整个图书馆图腾柱的最底一级。除了把书分类归放以外，勤杂工还得包揽许多其他别人都不乐意干的活，例如打扫呕吐物，擦窗户，把桌上的口香糖刮干净，搬桌挪椅，还包括留神那些在电脑前打飞机的男性读者。如果你是个图书馆勤杂工，只能说明你是个傻子，除非你能证明你不是。

“和我说说，你为啥想来这儿工作？”这是法仁对我说的第二件事。这是她会问所有新员工的一个问题，好套套近乎而已。其实她并不在乎

〔1〕 法仁是一个五短身材言语温柔的人。这些话不像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



我的答案，可我不知道呀<sup>[1]</sup>，所以我激情澎湃地告诉她我有多热爱书本，甚至为此在大学里修了个文学学位，而她却在一旁查着邮件。等我口干舌燥地演讲完，她打了个呵欠，问道：“你知道怎么裁纸么？”

我看着她，迷惑不解：“裁纸？”

她点头。“我们有一堆宣传单，需要裁成两半——你得学会使用裁纸机。你觉得你做得来么？”

我有一点紧张。我想也许我说错话了，以至于她把我当成傻子了。其实不然。就像我之前说的，勤杂工就相当于傻子，除非你能证明你不是，显然我的话还不够有说服力。我本想向法仁证明自己其实很聪明，但最后只是点点头，向她保证我知道怎么用裁纸机。

“很好！”我转身走出她的办公室，她朝着我的背影又加了一句，“对了，要小心别把自己的手指也给裁下来了。我最讨厌帮图书馆工作人员写这些工伤报告——很浪费时间。”



是色情业，引诱着我进入图书馆这个行当的。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脱衣舞娘诱使我加入图书馆。事实并没有听起来那么荒谬淫荡。那时我还年轻，在大学里读书，需要一个新工作，但又懒得去认真找。我在看体育版新闻的时候，分类广告那几页掉了出来，摊开在地上，上面恰恰就是工作广告一栏。当我弯腰捡起时，一个丰乳肥臀、衣不遮体的美女跃入眼帘。一时间，我羞愤难当，看在这搔首弄姿的美女分上，我也有义务看看她到底在为啥打广告。原来是一个本地脱衣舞俱乐部在招募新

---

[1] 图书馆勤杂工的辞职率很高，所以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大家都不会主动和勤杂工建立亲密的关系。

人，他们用这丰乳肥臀、衣不遮体的美女来吸引眼球。我四下里翻翻，未发现其他更多让人羞愤难当的照片，就打算把分类广告页放在一边。这时，一则招聘启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大大的标题写着：

你喜欢书吗？

我喜欢书。我一直都阅读。这是阿纳海姆市一个图书馆招聘图书馆勤杂工的广告。广告正文枯燥无味——就几个字“来整理书吧”。大多数人不会对这则不起眼的广告多看两眼，但对我而言，这简直就是文学的圣殿。我申请，被录取，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图书馆职业生涯。

我被分派去一个小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建于60年代，坐落在公园附近，远离市中心，隐蔽幽居，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喜欢这样的图书馆。图书馆里的设施和图书馆一样年代久远，地毯上斑斑点点，墙上壁纸斑斑驳驳。整个馆里弥漫着一股古籍的味道，这种味道让人感觉所有图书馆都一个样。有些人说这是石棉的味道。这是一座日益衰破的图书馆，但似乎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来这儿的人仿佛把这里变成了自己的私密读书室。这图书馆建馆已有50年之久，然而这城市里大部分的居民却听都没听说过，更甭提来这儿借书了。图书馆的停车场奇小无比，但谁在乎呢，大部分的读者都是走着来的。人们来这儿不是为了作研究——要作研究大可以去3英里外更大的市图书馆。人们来这儿是因为这里的书能帮他们逃避。



## 小插曲<sup>[1]</sup>

有超过 20 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文化水平全球并列第一，99.9% 的国民具有读写能力。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在这方面则是全球排名倒数第一，低于 15% 的国民具有读写能力。这两个国家人口总和是 2700 万，这就意味着两个国家加起来有 2300 万人口是文盲。

傻瓜也知道，一个人的文化水平越高，生活水平也相应越高。就这显而易见的实事也不乏数据支持。美国国家成人读写能力评估机构为评估人们的识字水平设计了一份问卷，结果表明：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体平均年收入大概是 1.8 万美元，而文化水平最高的群体平均年收入大概是 4 万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阅读托尔斯泰而不是格里森姆 (Grisham)，那么你的年收入就会增加 2 万美元。

美国每年花在这类数据统计上的钱就数以百万计，如果幸运的话，这些数据统计研究还可以在晚间新闻上露个 10 秒钟的脸。这些钱其实大可以用在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项目上，但我们对此一点不抱希望，因为美国人对表格和数据如饥似渴。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垃圾数据，请访问 NAAL 的网页 <http://nces.ed.gov/NAAL>。

我可不想成为众人口中那个“如果你不好好盯着他，他就会把自己手指也裁下来的图书馆勤杂工”，所以开始工作的第二天，我就决心向图书馆的新同事们证明自己的能力。我想让他们知道我阅读广泛，也许这样他们才会认为我在图书馆这种充满文学气息的地方工作是理所当然，至少不会老把我看成是会把自己手指也裁下来的傻小子。

---

[1] 我们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所以我们时不时要来点商业小插曲调节调节。我会在这本书里增加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插曲，好让你放空脑子。希望这些小插曲可以暂时让你放下本书的内容，即使只是一小会儿也好，这样等你重新开始阅读时就会有新鲜的角度和感觉。

我仔细选好武器：一本边角磨损写满笔记的《拍卖第四十九批》（*The Crying of Lot 49*）<sup>[1]</sup>。当时钟整整指向 12:14（据我观察，这个时候大部分图书馆管理员开始吃午餐），我走进员工休息室，大着胆子翻开小说举到面前，开始阅读。此时休息室里空空如也，但我知道在 15 分钟午餐时间结束前一定会有人来。

如我所料，两分钟不到，一个图书管理员就推门进来了。是爱蒂斯。她是一个脸色苍白的矮女人，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左边脸颊上有一块 10 美分大小的黑痣。她看上去至少有 50 岁了，但后来我才知道，她不过才 35 岁。

她以古怪的眼神打量着我的书，问道：“你手里拿着啥？”

我放下书，自豪地说：“《拍卖第四十九批》。”

爱蒂斯好奇地研究了一下封面，神情迷惑，问道：“你正在读吗？”<sup>[2]</sup>

我把她的茫然当作是一种鼓励——她可能正惊讶我这个年纪的人怎么会有兴趣阅读这么具有挑战性的书。我自信这个时候爱蒂斯已经下意识地把我归入常去图书馆的文化人一类。我直了一下腰，正了正眼镜，垂眼看着书，一边故作深沉地解释。

“品钦的作品就像一个梦<sup>[3]</sup>——他的语言，他的想法——如此地抽

---

[1] 巧合的是，这本书的第一版可以在我工作的图书馆里找到。如果你从二手书商购买，你可能得花上至少 100 美元；可是如果你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然后告诉图书馆你弄丢了，你只需要花上 10 美元就可以了。图书馆在 1966 年购入这本书，那时候的书价是 5 美元，由于图书馆不考虑通货膨胀，所以书价至今还是 5 美元。那为何是 10 美元呢？因为其中 5 美元是手续费。记着，这可是一本图书馆藏书，散发着一股图书馆特有的霉味，泛黄的书页，有些人对此可是特别着迷。

[2] 事实上，书除了可以拿来读以外，还有很多用途，我就亲眼看见过图书管理员把书拿来垫桌脚，把封面的图片剪下来做讲故事时间的展示，把书页撕下来团成一团放在箱子里，好保护运输品，在书页上评价作者的长相好坏，然后四处和人交流，或者把书页粘在鞋子底，看谁能在瓷砖上面走，把书页带得最远，诸如此类种种。

[3] 我可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成为品钦梦中的一角儿。

象，但又那么真实——毫无疑问，象征着男性的诉求。”

我早在脑海里把这句话反复锤炼过了，我知道肯定给她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可能还深深触动了她。然后我从书本里抬起头望着她。爱蒂斯并没有一脸仰慕地盯着我，她根本看都没看我。

她正搜索着我身后的冰箱。“那个芝士火腿三明治是你的吗？”她问我。

“不是。”

“已经在冰箱里放了两天了，还没人认领。我还没吃午饭呢。如果有人问起三明治去哪了，就说可能是清洁工清理掉了。”<sup>[1]</sup>

看着爱蒂斯拿起三明治，我脑子里像糨糊一样乱。这一招怎么会不奏效呢？我说服自己，她只是有点老顽固罢了。我还只是个籍籍无名的图书馆勤杂工。对一个在图书馆系统里位高权重的图书管理员来说，勤杂工仅仅需要整理图书，不需要有啥脑子，更不需要去读品钦。我一边瞧着爱蒂斯拿着三明治走向餐桌，一边说服自己，要更加努力去让她认同我，接受我，把我看成是值得进行深层次思想交流的文化人。“我读过所有品钦的作品，每一部至少读过一遍，这一本是我的最爱。”<sup>[2]</sup>

爱蒂斯嘴里塞满了食物，问道：“这个平空（Pingkong）是新作家吗？”

我好不容易才没露出惊讶的表情。她在耍我么——她肯定是在耍我。她怎么会不知道品钦是谁。我觉得最好还是顺着她说。“在我出生以前，品钦就已经是作家啦。”

她认真地研究我的脸，似乎是要估计一下我的年纪。然后她自豪地

---

[1] 我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清洁工有着悠长的当替罪羊的历史——丢了书、订书机、胶带，有次甚至是一块地毯。清洁工们不会说英语，所以可能对他们犯下的所谓错误一无所知。

[2] 我在撒谎，其实我只读过《拍卖第四十九批》。

宣布：“我不怎么阅读——没时间呀。”

“但你是个图书管理员啊？”我脱口而出，有点不太礼貌，可我本意不是要羞辱她。

“那又怎样呢？”她问道。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爱蒂斯就从我手里把书拿过去，仔细研究书的封面。接着她把书还给我，问了一个至今还在我脑海里不断回响的问题。“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他是不是就是那个和茱莉亚·罗伯茨拍拖的人啊？”

“不是吧？”

“我很肯定就是他，”爱蒂斯说道，然后又加了一句，“我爱死《虎克船长》(Hook)里的茱莉亚了。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当然，我可是浪漫电影的忠实拥趸，这可不能让爱蒂斯知道。实际上，我看过并且十分喜欢《虎克船长》，还有茱莉亚·罗伯茨出演的大部分电影。但我原计划是要在员工休息室里塑造一个聪明得甚至知道如何使用裁纸机的勤杂工形象。“茱莉亚很棒，说到《虎克船长》，你知道罗伯茨有一个助理专门保证她的脚时刻干干净净吗？是的是的，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闷骚，不信你去了解了解。”我可不觉得这样说就能实现我的形象塑造计划。于是我决定这样说：“我不是很粉茱莉亚·罗伯茨。”

一听这话，爱蒂斯的脸立马变得红通通的，尖刻地质问道：“你怎么能这样说？茱莉亚是有史以来最有天赋的演员之一。你看过《风月俏佳人》(Pretty Woman)吗？”

我点点头，加了一句：“我只不过是更喜欢外国影片而已。”其实这不是真话，只是听起来像是聪明话。

“你是说国外拍摄的影片吗？”

——我点头。

“哦，”她又咬了一口三明治，解释道，“我认识一个男的，他特别喜欢英国电影，然后总是怂恿我和他一块看。电影名字里好像有个什么蛇之类的——像是叫《大巨蟒》(Mighty Python)。有一天我终于答应和他

一块看，但我讨厌死这部电影了——我讨厌所有有字幕的电影。”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个图书管理员吉娜就走了进来，爱蒂斯指着我对她说：“他从来没看过《虎克船长》。”

爱蒂斯用手指指着我的样子让我真心希望我刚刚说的是：“茱莉亚·罗伯茨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你从来没有看过《虎克船长》？”吉娜问道，就好像刚才听到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茱莉亚·罗伯茨还在里面饰演小叮当（Tinker Bell）——她太迷人了。她演啥都迷人。”

“例如《风月俏佳人》？”爱蒂斯兴奋地加了一句。

“哦，我的天。最后一幕，理查开着豪华轿车载着她离开，可以说是电影史上最浪漫的一幕了。”

看着她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茱莉亚·罗伯茨的演艺生涯，我猜想她们从没看过《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吧。我按捺不住想要告诉她们《风月俏佳人》剧本的初稿，好让她们对它的幻想彻底破灭，初稿里罗伯茨是个瘾君子，她之所以站街勾引理查·基尔是因为她想要去迪士尼乐园，但由于毒瘾缠身，手头没钱。影片原本的结局是罗伯茨和她的妓女朋友们坐着大巴前往迪士尼乐园。在这一版本里，理查·基尔把罗伯茨赶下自己的车。（我可不是信口开河哦。）我最后还是忍住没说，因为（A）这些话听起来不像是聪明人说的话，（B）我才刚说不太喜欢罗伯茨，现在又对她了如指掌，岂不是很奇怪吗！最后，我在洗手间里结束了我的午餐时间，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当作图书馆残酷古怪的折磨新人的仪式。

从洗手间里出来之后，我继续整理图书，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努力说服自己，刚刚休息室里的图书管理员们该不会是一群骗子吧——毕业于正规研究生院的人怎么可能真正把茱莉亚·罗伯茨当作聊天的话题？她们估计都是毕业于那些只要会上网登录自己账号就可以被授予学位的网络学校——如果她们笨到连账号都不会登录，只要找个人帮她们

登录也一样能拿到学位。

整理着推车里的书，我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我转过身，恰恰看见一张这个儿童图书馆第一位图书管理员的黑白大照片，这个图书馆就是以这位女士的名字命名的。以前我也曾注意过这张照片，但一直没有认真打量过。望着她的眼睛和脸，我在想，她是一个怎样的图书管理员呢？她看上去就像我小时候每次去图书馆都给我讲故事的阿姨，她一定读过图书馆里所有的儿童书。她才像是一位图书管理员。

等我回过头来继续整理图书时，爱蒂斯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子前，手里拿着一本昨天刚刚到图书馆的《傲慢与偏见》。

“我很喜欢那本书。”我说道。

“我连第一句都读不下去了。不过书里的插图蛮好看的。”她翻到一幅插图，高高举着，好让我看到。

晚些时候，爱蒂斯正把《傲慢与偏见》摆在书架上，我看见一个读者朝她走过去，“我能借这本书吗？我听说正要把这本小说搬上大银幕呢。”

爱蒂斯把书递给她，说道：“你可是第一个借这本书的人哦。”

那读者看了一下封面，抬起头好奇地问爱蒂斯：“你读过了吗？”

“哦，当然——简·奥斯汀是个很棒的作家。”

“我从没读过她的小说，但我喜欢勃朗特姐妹的所有作品<sup>[1]</sup>。她们的写作风格像么？”

爱蒂斯点点头。我在想，爱蒂斯到底知不知道勃朗特姐妹是谁？

那女读者笑了笑，快步走向借阅处。爱蒂斯继续把新书上架，脸上

---

[1] 勃朗特三姐妹年纪轻轻就去世了。艾米莉参加她弟弟葬礼的时候，在冷风里站久了，得了不治的肺结核；安也是死于肺结核；有些人认为夏洛特第一次怀孕时由于呕吐过度，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她们的父亲比自己的妻子和六个孩子都活得长久。（他的子女没有一个超过40岁。）



挂着自信满足的笑容。我也继续整理图书。就这样了。我已经充分了解真相：我记忆里的图书管理员已经不复存在，爱蒂斯已经取而代之了。〔1〕

一开始我死活不肯相信这是真的。爱蒂斯只不过是图书管理员中的特例。我只好盯着杜威十进制分类法，一边安慰着自己，如果可怜的麦尔维尔·杜威老头知道有爱蒂斯这样一号图书管理员，他在坟墓里也一定不会安生。当我知道杜威自己本身就是强硬的有种族歧视的精英主义分子，这个想法也不奏效了。〔2〕图书管理员本该为民众的思想解放事业而奋斗，但杜威却是强烈支持种族隔离，并极力反对女权。

很快我就接触到图书管理员真实生活的一面：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阅读。许多管理员整天整天地和书本打交道，以至于在工作之外他们根本不想再接触任何书本。

对于我而言，图书馆是知识的殿堂，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一辈子以读书为乐求知若渴的人，他们急切地想与你交流书本的知识和阅读的喜悦，在这里，你可以不断地发现新思想新观念。可是，在图书馆的工作经历已经彻底颠覆了我对图书馆的认知。但，我还是留了下来。

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是被以往把图书馆当作知识和信息宝库的想法禁锢着，这些知识并没有消逝——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许久以来，我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位老图书管理员，她坐在书桌后面，阅读着一本书。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就在那儿工作了；她简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总是能找到适合我的书。我开始觉着，她也许和爱蒂斯

---

〔1〕 有人建议我如果不想吃官司，最好不要把比较负面的角色描写得太容易和现实人物对号入座。所以嘛，这个爱蒂斯的脑门上纹着“杜卡基斯竞选总统”（Dukakis for President）的刺青。

〔2〕 杜威自23岁起就开始着手研究目前广泛流行的分类系统（杜威十进制分类系统 [the Dewey Decimal System]），创办了一本期刊（《图书馆期刊》），并且在25岁时建立了一个专业组织（美国图书管理协会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